「非」要我們嘗試的夢想之道

自己目前為即將畢業的大四生,已經在大三下完成系上對通識課程的修習門 檻。本來可以不必再對通識課程有所想念,當自己從學校的海報獲得此次通識教 育的徵文內容,想到班導最近對我們班上的鼓勵:「多去嘗試看看,不要害怕成 果如何。」這時的我,便勇敢地抱持嘗試的態度,以過去在通識課程的些許經驗, 還有目前接觸到有關的資訊,分享我對學校在規劃通識課程的個人看法。

去年 11 月,徐興慶校長上任指導文大校務。我很清楚記得徐校長明確地指出文大需要有新的目標—「國際化」—利用與海外資源的連接,和外國交換生互動分享經驗的過程,讓學生廣聞世事,以此培養主動積極的競爭力。其實,這種想法即是「跨域學習」的延伸。在台灣大專院校推行的通識教育課程中,已經有為跨域學習鋪路的可行性。國內教育學者李家同先生在〈大學理想之實踐〉中指出:「理想大學,注意的應該是人格的陶冶,獨立思考能力的培養,智慧的養成」。美國學者霍瓦德(Craig C. Howard)說:「如果通識教育可做為大學課程背景共識,大學通識課程必須(不管足不足夠)成為社會背景共識的最高發言人。如果大學不能完成這個使命,大學的正當性就要受到質疑。」

18 世紀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在學習模式上配合產業發展需要,自然科學的 法則套用到所有學科之上,造成大學現今科系的專業化與精細化。自然科學讓我 們習於「垂直式思考」,確立明確的做事方法和評量規則。然而,現今全球化變 遷的時局下,社會需求也在更動,不可能倚賴過往的思考邏輯去面對嶄新的挑戰。 學校可以培養出所屬專業的人才,同一種專業能夠運用在生活多少層面,想必知 識淵博的大家也都心知肚明。無論物理、化學、體育、醫學、美術、音樂、地理 到國企,如果沒有考量現實社會發展,非但不可在專業成就上有所突破,還須面 對新興學科的挑戰而有淘汰風險。「垂直式思考」帶來的思考僵化守舊,無法跟 上時代的步伐,人文社會學科的「水平式思考」顯得極度重要。人文學科例如自 己所修習的歷史學,它不單是人類生活的記憶,更是乘載各學科領域發展的重要 源流。我的系上老師們常叮囑我們:歷史學習不能單靠史學的解釋,更需要與各 個學科進行對話。「水平式思考」的學習模式,就在訓練我們靈活運用其他學科 的長處,讓自己的思考具有各種可能性,有助於未來在各種時空環境的變化下仍 能保持學習的信心。目前文大通識教育在規劃發展下,有人文、自然與社會三大 領域,所要達到的是跨域學習的首要目標-認識與嘗試。通識課程本身的深度不 會讓各科系學生感到艱澀,而是要藉由這樣一個平台讓學生進行思索,認知在自 己所屬學科之外,還有更多自己「不知道」卻也「想詳細了解」的科目,促進學 生跨域尋找自己還想補強的地方,未來在資訊的掌握度上也能從容應對。

自己從大一到大三,修習各2門的通識課程後,覺得社會通識這塊帶給我滿多啟發的。大一上修習鄭子真老師的「國際政治與現勢」這門通識課程來說,所談到的是國際關係的變遷與法律的相關探討,可與世界歷史的內容相互對照,自

己認為滿喜歡的課程內容。不僅因此認識全世界在面對人類相同的政治、外交問 題時,如何反應與調解,歷史與政治關係常常牽動文化及民族發展,值得我們現 今在全球快速發展的時局下深思如何看待自己的生存。面對西方國際體系和東方 以中國為首的朝貢體系有所分別時,除了可以用歷史的角度解釋過往文化發展的 源流,也能藉近代的政治時局做判斷,兩者的專業相互結合,看事情的角度就能 更加宏觀,提出不少過往未曾想到的見解。社會科學方面的一些觀點,有助於人 文學者在面對現實的問題時,能適時在理論上衡量,發現歷史脈絡的些許變化, 有點類似「放大鏡」的概念;而要探究政治、外交事件發生的起因、過程和影響, 則不可不放在歷史學的脈絡中。在「梅迪奇效應」(The Medici Effect)的火花碰撞 下,自己現在於網路上接收要聞時,聽到哪個國家又發生內部動亂,或者國際人 權、資源糾紛,都能稍加留意其中可能牽涉多少國際理論與歷史因素,防止偏見 性思考而以自己的觀點毫不留情批評,避免許多不必要的仇怨與糾紛。台灣在近 年民主化政治的發展中,歷經戒嚴時期的言論管制,開放後則在兩大政黨立場鮮 明的狀況下,以及對岸中國大陸的歷史情結中漸漸迷失指引未來的方向。台灣大 學生更是需要通識教育激發不同面向的思考,讓心中的意見與評論,不受過度偏 激的立場而輕易影響自身的行為準則。說到這裡,也算是對李家同先生的「獨立 思考 | 提出個人經驗上的意見。

至於這樣的跨域學習在延伸的方向,除了徐校長所述的「國際化」交流,處在國內學習的我們,有沒有更多實際的方式來領略通識教育的價值?這裡就需要比較兩種專業概念—「T型人才」與「非型人才」。過往在大學現場,強調的是專業技能的深度,因此科系相關實習、產學合作,容易培養出專業的「T型人才」。隨著1990年代以後的全球化發展,到2010年代陸續因應其中弊病而產生的反全球化思維變遷,職場環境不如以往穩定,衝擊的將是學生畢業後的出路問題。通識教育所希求的不再是輔助專業,而要把學生從專業中「釋放」出來,藉由與不同學科專業間的互相溝通並合作,重新認識人際交流的本質,提升學識的廣度,才有實力面對不同的挑戰,這是「非型人才」所要具備的視野。而要達到培育「非型人才」的目標,根據我國經濟部工業局在「ITALENT產業人才發展資訊網」的資料分析,需要有以下四點條件的配合:

- 一、學習者需要意識到自己是學習歷程的主人。從學習歷程到職涯經營,審慎 思考自己為人生規劃的主角,進而拿回人生的主權。
- 二、從原有的專長或興趣發展跨域能力。
- 三、熟知相關的學習資源,靈活搭配不同的學習管道。除了正常授課之外,最有彈性的非正式學習,例如:專業小組討論、自行閱讀相關書籍或資料等,且定期檢核努力的結果,評估自己在跨領域的學習與應用之成效。
- 四、建立終身學習的習慣。

「非型人才」之所以為現今社會所重視,很重要的原因是由學習者本身的角

度出發,在彈性的學習過程獲得廣博的知識與技能,在實務面上真正發揮對於社會的貢獻。要將此應用於現今通識教育的突破,意即要讓我們學生對通識課程有更多的熱情,自己覺得在課程設計上,可以由翻轉教育進行改造,讓學生作為課堂的主人,老師所要做的為引導的工作,輔以特色專題的構想、製作與發表,讓不同科系的學生在討論、分工、合作之間產生團結與責任感,藉此吸收來自不同領域的想法。積極進取的學習風氣,即由此讓世界看到台灣人才從廣博接收世界新知且轉化為自我提升的軟實力。

通識教育對比人類展開智慧學習之旅的歷程,仍然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 自己在文章中提出的一些個人觀點,主要自己有在高中時期經歷過翻轉教育的正 向影響,以及在現今曉峰學苑的訓練下所體會的新形態學習模式。不僅是為了通 識教育的未來發展而給予建議,也希望文大在新的思維引領下,學生都能在獨立 思考及跨域學習這兩大方面精進實力。在充滿各種可能性的未來,教育作為改善 人類社會發展的樞紐,更需要彈性且活躍的學習心志,從內涵提供實質的力量, 推動台灣人才與全球接軌並回頭協助國家發展的願景。

參考資料:

1、國家教育研究院電子報—大學通識教育的功能與發展

https://epaper.naer.edu.tw/index.php?edm_no=54&content_no=1516

2、經濟部工業局 ITALENT 產業人才發展資訊網—

「跨域」職涯的準備與經營:從「T」型人才到「非」型人才

https://www.italent.org.tw/ePaperD/9/ePaper20180800006

3、翻轉教育-親子天下×教與學的對話-

用 Design Thinking 迸出主題跨域課程新點子

https://flipedu.parenting.com.tw/article/4474